

# 黑暗時代明光照耀

## 第七課: 施恩拯救脫離獅口 (6:1-28)

### 1) 形式 / 結構

文體屬敘事的宮廷衝突故事。結構呈交叉對稱式:

A

B

C

D

D'

C'

B'

A'

跟第三章有相似, 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 2) 引言: 但以理繼續蒙恩 (1-3)

#### 2.1) 大利烏王的垂青

#### 2.2) 大利烏王的來歷 (參附件)

### 3) 王的立令及但以理仍持守信仰 (4-10)

#### 3.1) 但以理在工作上的傑出

#### 3.2) 同儕以詭詐引王入圈套

#### 3.3) 但以理仍持守信仰 (參王上 8:46-50)

思想: 你以甚麼來堅持自己信靠神的信仰?

4) 同儕要置但以理於死地 (11-15)

4.1) 同儕的施加壓力

4.2) 王的煩惱 (參可 6:18-26; 太 27:17-24)

思想: 道德勇氣 VS 羣眾壓力

5) 王盼望但以理蒙拯救 (16-18)

5.1) 王令如山

5.2) 徹夜難眠

6) 王見證但以理蒙拯救 (19-23)

6.1) 大利烏王憂心如焚

6.2) 神施恩拯救脫離獅口 (參彼前 5:7-9)

思想: 請分享一個神拯救你脫離[獅口]的經歷。

7) 同儕反被置諸於死地 (24)

7.1) 罪行禍及家人

7.2) 獅子的兇猛

- 8) 王的下旨要人尊敬但以理的信仰 (25-27)
  - 8.1) 王對神的描述 (跟尼布甲尼撒王作一比較 3:28-29; 4:3)
  
  - 8.2) 人在神面前當存的態度
  
- 9) 結語: 但以理仍然享通 (28)

父來相稱，便不知可以用甚麼其他字眼來稱呼了。<sup>228</sup>  
 (c) 不論有沒有血統關連，巴比倫的王常稱繼承王位者為「兒子」，所以對繼承尼布甲尼撒王位的伯沙撒來說，稱呼他為父是理所當然的。<sup>229</sup>

b. 大利烏王：這瑪代人大利烏王（五31）也許是最使人感到撲朔迷離的人物。後期說的學者提出質疑，他們說明攻取巴比倫而成為波斯第一任開國君主的，是古列王而非大利烏王。<sup>230</sup>而在波斯的帝系表內，雖的確有大利烏王的名字，不過，他的資料與但以理書中的大利烏王有着明顯的差別：

(1) 他不是瑪代波斯的開國帝主，而是古列王之後的第三任國君，是為大利烏一世（主前五二二至四八六年）。

(2) 他亦不是瑪代人，反而是波斯人。<sup>231</sup>

(3) 他更不是亞哈隨魯王的兒子（但九1）。

讓我們檢閱一下波斯國的衆王：<sup>232</sup>

年份 (主前)	王名
539-530	古列王 (征服巴比倫)
530-522	甘比西二世 (Cambyses)
522-486	大利烏一世
486-465	薛西一世 (Xerxes I)
	即亞哈隨魯一世 <sup>233</sup>
465-424	亞達薛西一世 (Artaxerxes I)

<sup>228</sup>謝友王，《兩約中間史略》，頁36；Archer, "Daniel," p. 16.

<sup>229</sup>有關這方面的例證參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pp. 382-383；這種稱呼亦有可能是表示伯沙撒王為尼布甲尼撒王的後人 (descendent) 的意思，參 J. A. Soggi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Louisville, 1989), p. 476.

<sup>230</sup>記載古列王如何取得巴比倫滅的各文獻、資料，參 Goldingay, *Daniel*, pp. 106-107.

<sup>231</sup>波斯國三位大利烏王均為波斯人，參謝秀雄，《愛與希望的信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7），頁173-174。

<sup>232</sup>薛西一名譯自希臘文的 Xerxes，而亞哈隨魯則譯自它的希伯來文，參 Hartman & DiLella, *The Book of Daniel*, p. 240.

423	薛西二世
423-404	大利烏二世
404-358	亞達薛西二世
358-338	亞達薛西三世
338-336	亞塞士 (Arses)
336-330	大利烏三世

有見及此，後期說的學者們便聲言，這位馬卡比時期的作者，因距離波斯開國已久，又不熟悉波斯的歷史，於是誤把大利烏一世當開國帝主，又將他兒子亞哈隨魯王當是他的父親（但九1）<sup>234</sup>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但以理書作者正因為知道歷史上另有一位波斯王大利烏，所以特意稱大利烏王為瑪代人來加以分別。再說，就算作者真的是希臘時期的作家，他亦應擁有一些資料如以斯拉記一章一節，知悉征服巴比倫的波斯君主是古列王，而不是大利烏一世。要知道是古列王頒令讓猶太人回國的，作為一位猶太作者，是不大可能弄錯這樣重要的資料的。事實上，但以理書的作者是知道有古列王存在的（但一21），並且與大利烏王同期（但六28），這一個組合，表明了古列王與波斯的建國是有關的。

有不少次經和偽經不被納入正典，原因之一是它們記錄的歷史資料失誤；既然這樣，但以理書的歷史記載若有這樣明顯的錯誤，它又怎能魚目混珠，被猶太拉比們接納編入正典之內？<sup>235</sup>但以理書所提的大利烏王究竟是誰，這裏提供一些可能性：

(1) 古列王手下的名將古巴路 (Gubaru)：<sup>236</sup>

古巴路因建立功勳被封為巴比倫王，正如但以理書九章一章一節

<sup>234</sup>詳參 H. H. Rowley, *Darius the Mede and the Four World Empires in the Book of Daniel*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1935)；甚至有學者因而挪揄但以理書作者的治學能力，見 E. W. Heaton, *The Book of Daniel* (London: SCM, 1956), p. 19.

<sup>235</sup>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1122.

<sup>236</sup> J. C. Whitecomb, *Darius the Med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9); W. F. Albright, *JBL*, XL (1921), pp. 112f.

所指，大利烏是被立為迦勒底王的。<sup>237</sup>

學者舒衣 (Shea) 指出，考古學家發現一份那時期的商業來往文件，顯示在古列王的登基年八月直到翌年，即元年十月時，<sup>238</sup>古列王是被稱為「衆地的王」(king of lands)，而不是巴比倫王。這時期，古列王的名將古巴路<sup>239</sup>曾助古列王攻下巴比倫城。<sup>240</sup>由於他的戰績彪炳，所以古列王封他為巴比倫的王，直到他死後，古列王才自稱為巴比倫的王。

這位古巴路，大有可能是但以理書中的大利烏王，至於古巴路何以又叫大利烏，正如研究波斯歷史的專家加柏 (Grabbe) 解釋，大利烏基本上可能是一個王號 (throne name)。若是如此，大利烏王真正的名字便無法稽查了。<sup>241</sup>當然，即使大利烏是人名，則一個王同時擁有兩個名字亦不足為怪。

## (2) 古列王的兒子甘比西：

加柏指出，<sup>242</sup>古列王曾立他的兒子甘比西為巴比倫的王，但

<sup>237</sup>九章一節的原文有「被立為王」的意思，參 Baldwin, *Daniel*, p. 24 及 Archer, "Daniel," p. 18; 但請注意本書對這節的注解部分。

<sup>238</sup>注意巴比倫是採取登基年的計算法。

<sup>239</sup>即 Ugbaru, 舒衣推論他與後來另一位人物 Gubaru 是同一人，參 W. H. Shea, "An Unrecognized Vassal King of Babylon in the Early Achaemenid Period," *AUSS* 9 (1971), pp. 51-67, 99-128; Gubaru 是古列王所封的巴比倫各省長的總長。

<sup>240</sup>這資料出自一份叫「拿布尼達斯史記」(Nabonidus Chronicle) 的文獻，參 S. Smith, *Babylonian Historical Texts Relating to the Capture and Downfall of Babylon* (London: Methuen, 1924), pp. 98-123; 按其中的記錄，古列王在主前五三九年八月進入巴比倫城，到九月至十二月間，把各神像回廊各城，古巴路在九月時死亡。據眼看來，古巴路是在進入巴比倫城的同一年死去，不過舒衣卻指出，由於這份文獻在記錄事件時，一向都是以時間的先後來排列，所以古巴路之死應不是與神像回廊各城發生在同一年，而應在古列王之登基年中，即翌年的九月，參 W. H. Shea, "Darius the Mede: An Update," *AUSS* 20 (1982), pp. 229-247.

<sup>241</sup> Grabbe, *Judaism From Cyrus to Hadrian*, Vol. I, p. 125; 大利烏和「該撒」、「奧古士督」等一樣，都只是一個尊號，參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p. 385.

<sup>242</sup>他反對古巴路是巴比倫王的可能性，因為據一些文獻顯示，在巴比倫滅被攻佔後一年作巴比倫王的是甘比西，而不是古巴路。參 L. L. Grabbe, "Another Look at the Gestalt of 'Darius the Mede,'" *CBQ* 50 (1988), pp. 201-204.

過了不足一年，不知何故又收回這個王號。<sup>243</sup>所以，但以理書中的大利烏王亦很可能便是作巴比倫王不滿一年的甘比西。<sup>244</sup>

## (3) 古列王<sup>245</sup>：

支持古列王就是大利烏王的有以下幾點：

(a) 按和合本的譯法，但以理書六章二十八節是：「這但以理，當大利烏王在位的時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時候……」，這裏所用的「和」字，亦可譯作「即是」，於是，全句便是這樣：「這但以理，當大利烏王在位的時候，即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時候……」於是「波斯王古列在位」便成了前面「大利烏王在位」的一個說明。<sup>246</sup>作者這樣做，目的是要向讀者表明這位大利烏，一個王者的尊稱<sup>247</sup>，他的真正名字，便是歷史上人所共知的波斯王古列。這便解釋了為甚麼但以理同時提及大利烏及古列的名字。<sup>248</sup>

(b) 這裏說明大利烏王是瑪代人，顯然是要將他與另一位屬於波斯的大利烏一世（主前五二二年）加以分別。

(c) 古列王征服巴比倫時約六十多歲，與但以理書的記載不

<sup>243</sup> Grabbe, *Judaism From Cyrus to Hadrian*, Vol. I, p. 123; 有記載顯示，甘比西在新年的慶典中以巴比倫王的身分去獻祭給神，但卻受到祭司們的阻難，隱伏着他將失去王位的先兆，參 A. L. Oppenhei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Cambridge: CUP, 1985), Vol. II, pp. 554-559.

<sup>244</sup>當然，這說法的问题是，大利烏王主政巴比倫時已是六十二歲的高齡，與甘比西的年紀不合；然而亦有學者相信，六十二歲是一個象徵性數字多於實際的歲數，參 K. Galling, "Die 62 Jahre Des Meders Darius in Dan 6:1," *ZAW* 66 (1954), p. 152.

<sup>245</sup> D. Wiseman, "Som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in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Ed. D. Wiseman (London: Tyndale, 1965), pp. 9-16.

<sup>246</sup> 腳註例舉出歷代志上五章二十六節作為另一實例，參《但以理書注釋》，頁 48。

<sup>247</sup> 意思可能是 "The Royal One"，參 Archer, "Daniel," p. 18; 並參 W. F. Albright, "The Dat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Chronicler," *JBL* 40 (1922), p. 11, n. 2; 甚至「瑪代人大利烏」亦可能是當時稱呼波斯王的習用語，參 Co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nd Its Study*.

<sup>248</sup> 參本書六章二十八節的注解。

- 謀而合（但五31）。
- (d) 大利烏王的父親叫亞哈隨魯，這名字亦可能是王的封號，<sup>249</sup>若是事實的話，便能解釋為甚麼書中大利烏王父親的名字與歷史上古列王父親的名字不同了。<sup>250</sup>
- (e) 昔日的拉比們翻譯舊約或七十士譯本時，刻意把但以理書十一章一節原來的大利烏王譯成古列王，我們可以推論這羣希臘時代的聖經翻譯者，早已知道大利烏王即古列王，而他們只是選取了一個較為人知的名字而已。
- (f) 次經《以斯得拉一書》( *I Esdra* ) 三章一節至四章六十三節，曾經記載所羅巴伯要求大利烏王，切莫忘記他曾應許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及發回被奪去的聖殿的器皿用具。<sup>251</sup>明顯地，這大利烏王不會是指大利烏一世，而是下令讓猶太人回國的古列王。<sup>252</sup>
- (g) 古列王的父親是波斯人，但他母親則為瑪代人。<sup>253</sup>古列王年青時，波斯只不過是瑪代族的附庸，直到主前五五〇年，古列王才征服瑪代，使它成為波斯王國其中一省。又因為古列王同時擁有波斯和瑪代的血統，在外人看來，波斯取替瑪代就好像帝王更換一般，<sup>254</sup>瑪代仍然是古列王所建王國的代名，甚至到了今天，我們也慣以瑪代波斯去形容這個大帝國。<sup>255</sup>所以，稱呼古列王為瑪代人並沒有甚麼不妥。舊約其他經卷，有些亦會預言將有一位瑪代君王征服巴比倫（賽一三17-18，二一2

<sup>249</sup>就像埃及的法老、羅馬的設撒等封號，參 Wiseman, "Som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p. 15.

<sup>250</sup>古列王父親的名字是甘比西。

<sup>251</sup>簡介參 Hartman & DiLella, *The Book of Daniel*, pp. 60-61.

<sup>252</sup> Baldwin, *Daniel*, pp. 27-28.

<sup>253</sup>瑪代及波斯是當時伊朗民族中的兩個大族，在地理上，波斯族在今伊朗的南部；而瑪代則居北部。

<sup>254</sup>我們要注意，古列王雖然打敗他外祖父所統領的瑪代軍隊，但並沒有殺死他，反而立他為瑪代省長；所謂省長，權力其實等於一個諸侯王。

<sup>255</sup> Grabbe, *Judaism From Cyrus to Hadrian*, Vol. 1, p. 122.

起；耶五一11、28）。我們要注意但以理書的作者會細讀先知書，例如他因為對耶利米書所說，猶太人在被擄七十年後便能回國的預言極感興趣，才催生了所謂七十七個七的異象（但九2起）。可能因為先知書早已有這預言，所以但以理書的作者便刻意稱呼古列王為瑪代人，以更顯出他的興起，實在是應驗了先知書所預言要征服巴比倫的那一位瑪代人（但五25-31）。

#### (4) 居亞撒列二世 ( Cyaxares II ) <sup>256</sup> :

有記載顯示，顯然波斯王古列打敗他外祖父瑪代的軍隊，但仍不失尊重，封了他外祖父為瑪代省的省長，權力與君王無異；而他外祖父的兒子居亞撒列，亦是古列王的岳父，大概曾與古列王並肩作戰，攻取巴比倫，故被封為迦勒底王，亦即是但以理書中的瑪代人大利烏王。

最後，有人指出大利烏王立省長一百二十人（但六一），是一個錯誤的歷史記錄，因為後來的大利烏一世只立了三十個省長，他以前的王所立的省長數目不可能比他還多。不過，一如巴雅各所說，一百二十人只是一個富圖畫性、誇大了的數字，<sup>257</sup>所以，這個控訴不一定成立。總括來說，但以理書的作者介紹大利烏王，比伯沙撒王，甚至是尼布甲尼撒王都要詳細，連他的年紀、宗族及父親的名字都有注明，<sup>258</sup>可見作者對大利烏王的資料不單熟悉，更是充分的掌握。

時至今日，儘管我們對大利烏王的身分仍未能作出最後定論，不過亦沒有充分理由說歷史上從沒有這人的存在，或否定大利烏王就是以上所提四個歷史人物中的一人的可能性。

#### c. 攻取耶路撒冷的日期：

但以理書一章一節記載：「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經評家對其中所說的年

<sup>256</sup> 謝友王，《兩約中間史略》，頁51-52。

<sup>257</sup> Barr, "Daniel," p. 596.

<sup>258</sup> Whitcomb, *Darius the Mede*, p. 8.